

1-1-1931

## 邵雍先天學新釋

Nai Zin ZIA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謝扶雅(1931)。邵雍先天學新釋。《嶺南學報》，2(3)，132-148。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2/iss3/8](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2/iss3/8)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邵雍先天學新釋

謝扶雅

## (一) 小 引

現代德國有所謂新康德派者，黎卡特(Heinrich Rickert, 1863—X)是其中的一人。他作現代文化哲人的康德(Kant als Philosoph der Modernen Kultur)一書(一九二四)，將十八世紀的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哲學重新加以申釋，而使其現代化。美國哈佛大學派萊教授(R. B. Perry, 1876—X)也曾用新實在論的立點去申釋他老師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的實用主義。(註一)這種方法或不見容於嚴格的史學家。然申釋(Interpretation)原與敘述(Description)截然兩事，「道並行不相悖」。我們對一事物，可敘述，亦可申釋。敘述固有牠的價值，申釋亦不無牠的好處，況申釋者既不冒充敘述者，井水不犯河水，夫又何傷？

胡適在他中國哲學史大綱莊子哲學一段，大書「生物進化論」一標題，且公然說：「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這十一個字竟是一篇物種由來。(註二)很有許多人誤會胡適居然把二千多年前的莊周拉到和二千年後的達爾文(Charles R. Darwin, 1809—82)會面！進化論必然地是西洋科學界的產物，決不許牽強附會到戰國時代的一個道家身上。這件冤獄由於批評者不曾分清申釋的方法和敘述的方法。胡適不

(一) 見派萊：現代哲學趨勢(Present Philosophical Tendencies, 1912)一書之附錄詹姆士的哲學。

(二) 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民十年版)頁二百六十一。

過用進化論來申釋莊子哲學，却並沒有說莊周是個科學的進化論者。最近馮友蘭用新實在論來申釋公孫龍的哲學(註三)，也是同一的意思。

本文便想借光現代的相對論為北宋邵雍(註四)的思想進一解。如果有人因此而誤認邵雍便是中國的愛因斯坦(Ernst Einstein)，那就無異於說：封神榜上已有火車飛機，共產學說早在我夫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一語之中了！

### (二)先天圖與數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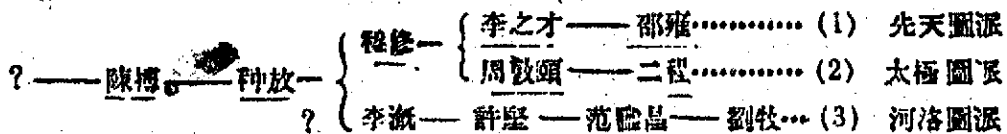
邵雍思想的源流自然從易而出。易在東周以前原只是一本很簡單的卜筮書(註五)。但自戰國以後，塗附了不少學說，代代化裝，演成了中國一部最神秘的奇書。北宋初葉，更有好事者流，復演出各種卦

(三) 見馮著中國哲學史(神州國光社民二十下初版本)頁二百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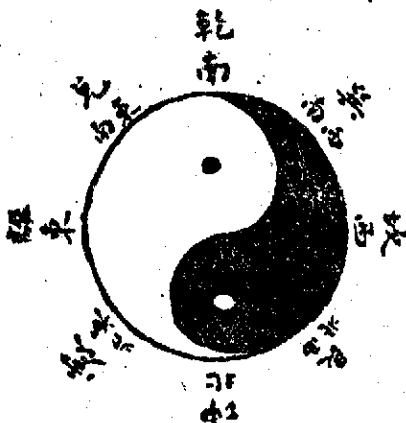
(四) 字堯夫，諡康節，生宋真宗祥符四年，卒神宗熙寧十年(1011—1077)。

(五) 自宋朱熹起，已疑其為卜筮之書；到近來殷墟發見，龜甲研究大明，案遂証實。

(六) 易圖淵源及宋初傳授之述，大致如下系線：—



最初的易圖想甚簡單。據清胡渭考証：陳搏就只有這樣一圖(如下)，太極圖也是這個



，先天圖也是這個。後來像周敦頤的一派，特別著重其性質動靜方面，而推演為太極新圖；像李邵的一派，特別著重其卦象方位方面，而推演為伏羲八卦及六十四卦方位次序的所謂“先天四圖”。至於范劉所造的河洛諸圖，則又別成一派，發生亦較晚，但是否淵源於陳搏，尙成疑問。胡渭謂“今載范諱昌劉牧之言，則皆祖述偽龍圖者也，與希夷(即陳搏)之學相去逕庭矣。蓋自種放既沒，王禪以後，龍圖託名希夷，當世翕然宗之”。(《易圖明辨三)

又陳搏以前，是否尙另有圖，亦無由考。朱熹謂“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參同契所言是也”(《語類》)。毛奇齡亦謂：“……必隋唐先有其圖，而搏又從而轉竊之，”“搏所授圖，竊自伯陽”(具見西河合集：太極圖說遺議)。朱彝尊亦推溯至魏伯陽河上公(《經義考》)。宋史載陳搏“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隱逸傳》)，可知受他魏伯陽參同契的影響很大無疑。

圖，密相授受（註六）。我們的邵雍恰恰出生在這個當兒，學習圖書象數，作相互比較的研究，而定伏羲圖為先天之學，文王圖為後天之學，他竭力推崇先天，加以推擴大，為其宇宙哲學及人生哲學的根據（註七）。他劈頭便宜言道：

「先天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註八）

所謂「心法」，係對「物法」（雖然邵書沒有這個名詞）而言。用西洋近代哲學上的派別來講：心法相當於 Rationalism，物法相當於 Empiricism（註九）。前者用數學的方法，後者用物理學的方法。前者是先驗的，後者是經驗的。前者重理性，後者重感覺。邵雍富有數理的頭腦，所以推崇心法，而對伏羲卦圖有水乳交融心心相印之樂。伏羲圖的數理性，因德哲來布尼茲（G. W. Leibniz, 1646—1716）的二元算學（註十）而相得益彰。茲將所謂伏羲四圖與來布尼茲所註入的數字并錄於次：

（七）竊疑先天四圖中之六十四卦次序方位兩圖當為邵雍所自作，因此兩圖具數理性，非邵雍不辦。關於伏羲四圖文王之圖究由何人所造一問題，尚無定案。文王之圖，茲姑不論。伏羲先天四圖，或謂全出邵雍，或謂皆由陳搏。以鄙意揣之，陳搏只有先天太極一圖（如上），傳至李之才時，當已演出八卦次序方位兩圖（伏羲式），李之才乃由此八卦演為六十四卦相生圖（載朱震漢《上易傳》）。但此相生圖不甚合理（胡渭駁論，見易圖明辨七），邵雍乃另為六十四卦次序圖及六十四卦方位方圓二圖。李邵以前為穆修種放，史稱其山林冲養，望氣辟穀，似偏於方案一流，不見其有數理頭腦。李之才誠擅歷算者（宋史儒林傳），但僅作卦變圖及六十四卦相生圖，不聞更造伏羲六十四卦次序方位圖也。

（八）見先天卦位圖（收入邵子全書，或宋元學案內之百源學案）。

（九）唯理派（Rationalism）如笛卡兒（Descartes），霍布士（Hobbes），斯賓諾利（Spinoza），來布尼茲（Leibniz）等。經驗派（Empiricism）如洛克（Locke）休謨（Hume）等。

（十）二元算學（Arithmétique binaire ou arithmétique dynadique）係於一六七九年為來布尼茲所發明。一切數字可用 0 與 1 兩數表示出來（參閱圖五）。其原理載 Dufens: Opera Omnia, t. IV, part I, pp. 207—210。來為竭力推崇中國文化之一人（參考拙著來布尼茲與中國文化文，載本學報一卷一期）。其所見之易圖，得自當年在中國之耶穌會士白進（Bouvet）。來所親手注入數字之方圓卦位圖（圖四），今尚保存於德國 Hannover 圖書館中。來與白進書中（1701—2？）力讚易圖之妙理，嘆中國人科學思想之早發達云云。

有人以爲先天圖不外一簡單的乘法，只是初級小學生的  $1 \times 2 = 2$  (兩儀)， $2 \times 2 = 4$  (四象)， $4 \times 2 = 8$  (八卦)， $8 \times 8 = 64$  (六十四卦) 吧了(註十一)。不過先天圖的意義是在數理秩序的整齊性與神秘性。來布尼茲所以一見此圖而心領神會驚賞不置者爲此。他認這是東西兩大文化的滙合點。不然，來布尼茲是個微積分的發明者，是數理學史上的重鎮；倘使先天圖不過是些  $2 \times 2$  的簡單乘法，又何至引起他那樣的讚嘆呢？

### (三) 先天學的認識論

如果先天圖是合於數理的則律，則知邵雍所謂「心法」，並非如一般唯心論者所用的自我中心的 (Ego-centric) 主觀法，乃是理性中心的 (Logo-centric) 的客觀法。他自己說得好：

「夫所謂以心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以物觀物之謂也」(註十二)。

「目觀」是常識的看法 (Naïve Realism)；「心觀」是唯心的看法 (Subjective Idealism)；「理觀」纔是真理的看法。上兩種都脫不掉「以我觀物」之蔽；後一種纔是「以物觀物」而能得事物底真相。譬如我們眼前一張白色的紙，第一種目觀派便以爲這個白色是白紙的本身所固有；第二種的心觀派則以爲這個白色是在我們觀看者的意識中。第三種的理觀派却以爲這白感也不屬物，也不屬心，乃是一個現實的「機緣」(occasional occasion) (註十三)。這機緣却合乎邏輯

(十一) 見張君俊文，戰世界旬刊創刊號 (長沙世界學會發行，長二十一年四月一日)。清儒亦早有如此指論者。

(十二) 見觀物內篇。

(十三) 借用現代一個新實在論者 A. N. Whitehead 的術語，見其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Chap. X) 與 *Principles of Natural Knowledge* (Chap. V)。新實在論的宇宙觀，可以說是建築在相對論之上的。

的則律，並且就只是一個邏輯的結構 (a logical structure) 。其性質不是物質的，亦不是精神的，而是邏輯的，更可歸元為數理的。因此我們若要知世界底真相，必須用數理的方法。尋常我們所得到的知識是靠經驗的科學 (Empirical sciences)：如賴物理化學得到物質現象的知識，賴心理學得到心理現象的知識，賴社會學得到社會現象的知識等等。然而這所得的，都不過是事物底靜相，不過是世界底橫斷面，而不是整個的真面目，因此柏格森 (Henri Bergson 1859—X) 譏笑科學——牠只能給我們看見死的電影片，而不能看到活動電影。柏格森認為必須把「時間」放進去纔能揭穿這個世界的大謎。真的，我們所生存的世界確是一個四積次的世界 (4 dimensional world) ——長，寬，高，時間。時間和空間實際上沒有分離，始終相依相附。不過我們習慣於三積次的空間世界已久，一旦走入四積次的真世界，必覺扞格不便，非具邏輯的數理的素養不能愉快如畫。邵雍所謂「先天學」，意思是指邏輯或數理，而「後天學」則就是經驗的科學，經驗科學雖暫可用以滿足我們生活的要求，却未曾開發事物的最後真理。要知道世界底真相，非賴先天學不可。

先天學首先啓示我們：時間(天)與空間(地)相依不離，而且時空(天地)爲萬有底總基礎。邵雍說：—

「樵者問於漁者曰：『天何依？』曰：『依於地。』『地何附？』曰：『附於天。』『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註十四)。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天生於動者也；地生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註十五)。

(十四) 見漁樵問答。

邵書中在在以「交」解釋萬物。一切事物都不過是「交」。這字恰當於 A. N. Whitehead 的 'Occasion' (譯緣遇，或機緣)。不過「交」一方面雖是最具體最現實最直接的東西，同時亦是瞬息不居遷流無定的縣延。牠雖然好似目前的一刹那，而實涵濡着無限的過去和預料着無限的將來。邵雍說：

「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道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註十六)

「始」便是無限的過去，「極」便是無限的未來，而「交」就是過去和未來所浸滲的現在。宇宙是一大交，一事一物各是一小交，但統統不能割裂，不可劃分，無由界說。無怪柏格森要乞靈於異想天開的直覺法 (Intuition)。真的非此不能捉住這「交」底神翅！然而柏格森的直覺法，老實說，並不成爲什麼方法，只是一種心領神會，其結果和唯心的心觀派一樣，不合於邵雍「以物觀物」底本旨。

怎樣「以物觀物」呢？上一「物」字是折散中的物；下一「物」字是配合中的物。急行中的機關車 (Locomotive) 雖只給我們以一瞬的神會，然在牠靜止時慢慢地拆散牠的機械來看，未嘗不可以錙銖鉤稽，精密查知。故「交」雖不可捉摸，而天，地，陰，陽，剛，柔，太陰，太陽，少陰，少陽，太剛，太柔，少剛，少柔，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無不可以逐一考索；這些都是「物」(Object)，都是「相交者」。(註十七) 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似相當於知覺物 (Perceptual

(十六) 同上。此意可謂與 A. N. Whitehead 下一段話相發：“The past and future meet and mingle in the ill-defined present. The passage of nature……has no narrow ledge of definite instantaneous present within which to operate. This operative presence which is now urging nature forward must be sought for through out the whole, in the remotest past as well as in the narrowest breadth of any present duration.” (The Concept of Nature, p. 73).

(十七) 用新實在論的術語便是 'Relat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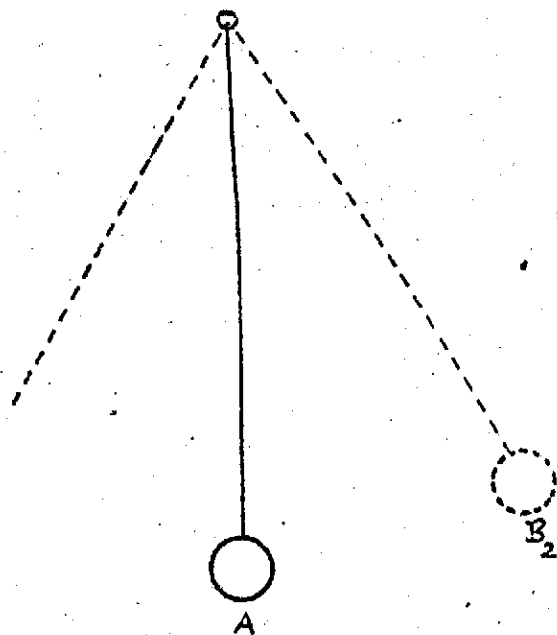
object); 剛柔陰陽似相當於科學物(Scientific objects); 而天(時)地(空)似可稱為數理物(Mathematic objects) ○ 於是邵雍的世界不外乎一套相交中的物而已 ○

#### (四)先天學的宇宙觀

邵雍假定宇宙底根本存在有二：一是形，一是氣 ○ 換用近代術語，一就是物質(Matter)，一就是能力(Energy) ○ 物質是有限的(原子數)，能力是不竭的 ○ 邵雍說：

「天依形，地依氣 ○ 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 ○ 有無相生，形氣相息，終則有始 ○ 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歟」(註十八) ○

我們從靜態去看宇宙是日，月，星，辰，金，木，水，火，花，草，禽，魚種種物質；從動態去看宇宙是日出，月沒，辰列，星移，水流，火燦，木枯，石爛，花草或榮或萎，禽魚或飛或游等等運動 ○ 所以有個近代的哲人說：「給我物質和運動，我便可以造出這個宇宙」 ○ 用個粗淺的譬喻：宇宙好似時鐘的擺錘(註十九) ○ 從靜看，是個有限的一定的擺(形)；從動看，終是擺來擺去，永無休止(氣) ○ 如下圖，A 代表形，B 代表氣 ○ A 是實在(Being)，B 是變動(Becoming) ○ 實在和變動，事實上永不相離，故邵曰：「有(Being)無(Becoming)



相生」 ○ B 必依 A 而表現，A 必藉 B 而改換，故曰：「形氣相息」 ○ 宇宙底真相是由 B<sub>1</sub> 到 B<sub>2</sub>，由 B<sub>2</sub> 回到 B<sub>1</sub>，復再由 B<sub>1</sub> 到 B<sub>2</sub>，再由 B<sub>2</sub> 回到 B<sub>1</sub> ○ 這就叫做「終而復始」 ○ 不過第一次的 B<sub>1</sub> — B<sub>2</sub> — B<sub>1</sub> 和第二次的 B<sub>1</sub> — B<sub>2</sub> — B<sub>1</sub>，雖是重演



，却非同一。○爲明瞭表示計，第二次的實應作  $B_1 - B_2 - B_1$ ，第三次的實應作  $B_1 - B_2 - B_1$  如此繼續以至  $B_1^\infty - B_2^\infty - B_1^\infty$ ，故曰：「其氣也無涯」○而 A 則始終不失爲 A (鐘擺)，故曰：「其形也有涯」○但須記得這不過是極粗淺的比方吧了。

因爲形是有涯，我們可以知宇宙實是有限的；因爲氣是無涯，我們可以知宇宙實無最後的歸宿。宇宙爲有限而又無止境底一段道理，愛因斯坦曾用淺明的相對論啓示我們。他說：—

「今有一球於此，球面上有人住着，但是這些人都祇懂得二積次的宇宙，不懂得三積次的宇宙，祇能沿着球面一個極薄的世界裏過活。在甚小的範圍以內，他們可以求得直線。倘若距離甚遠，他們祇能求得曲線——雖然他們還是以爲直線。在這個世界裏，圓周與圓徑之比例，不是  $\pi$  (3.1416)，但是較小於  $\pi$ ，設若他們以一點爲中心，往周圍放出輻射的「直線」，而這些「直線」都是等長的，把這些「直線」的末梢聯結起來，則得一個圓圈。倘若此圓圈之半徑加大，圓周也必定加大，圓周反來愈縮小，一直到最極而後止。所以從起點算起，所放出輻射的「直線」，首先是逐漸離散，以後是逐漸滙齊，最後是達於最極點。

「同樣的方法可以應用到三積次的宇宙上邊。設若有一位神仙立在極高的雲巔上，手上拿着幾千幾百個風箏，四方八面的放出去。這些風箏不是僅此朝上走的，却是朝周圍分走而成輻射的直線。設若這些風箏線是等長的，我們把風箏所到的地點聯合成爲面積，可以得一個圓球。風箏線之長，即爲此圓球之半徑。此圓球之面積爲  $4 \times R^2$ 。但是這是假定宇宙是歐幾里得的 (Euclidian)，

(十八) 見漁樵問答。

(十九) 假定世界上有這樣一個絕對孤立的鐘擺，他並不掛在任何釘子上而受磨擦，而且周圍也無空氣來消耗他。

然後得這樣的分量。倘若宇宙是非歐幾里得的(Non-Euclidian)，則此圓球之面積比 $4 \times R_2^2$ 較小，牠實在是 $4 \frac{c}{d} R_2^2$ 。此處 $c$ 為圓周， $d$ 為圓徑。倘若半徑加大，球面也加大，但是過了一定的限制(和上例的赤道一樣)之後，半徑愈加大，球面反來愈縮小，一直到相對點而止。所以從起點算起，所放出輻射的「直線」(風箏線)，首先是逐漸離散，以後是逐漸匯齊，最後是達到相對點。

「所以宇宙是有限的而無止境的。何以是有限的呢？因為是祇有此數；何以是無止境的呢？因為是周而復始」。(註二十)

我們的邵雍就根據了他的形有涯氣無涯的 Doctrine，演為元，會，運，世的宇宙歷程觀，歲，月，日，辰的地球運行觀，皇，帝，王，霸的政治歷史觀。總而言之，他對於什麼東西的看法都有「四」的癖，好像黑智兒(G. W. F. Hegel)有「三」的癖一樣。黑智爾以正(Thesis)，反(Antithesis)，合(Synthesis)三折為一段落，邵雍以 $\equiv$ ， $\equiv$ ， $\equiv$ ， $\equiv$ 四折為一段落。由 $\equiv$ 而 $\equiv$  而 $\equiv$ ，而 $\equiv$ ；陰極陽生，復晉於 $\equiv$ ，復由 $\equiv$ 而沒落於 $\equiv$ ；終而復始，周而復初。材料雖是一樣，遞變却無窮期。這是一個相對論者的宇宙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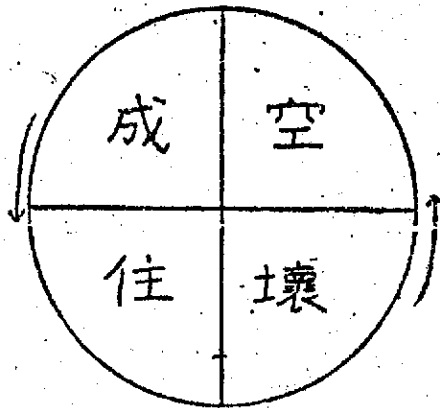
這裡我們可以附帶說明一句，邵雍的四折法大概很受着佛教中「成住壞空」的影響。況且，若把這成住壞空四劫排為四象限(如下圖)，亦正可與易圖相通。故朱熹說他：

「康節起初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上面轉，久之便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註廿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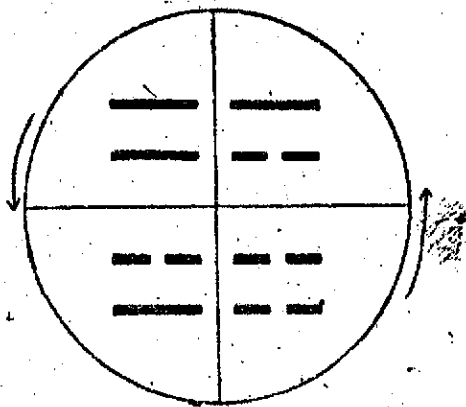
(二十) 王嚴拱：科學概論(商務，民十九)頁六一，六二。

(二十一) 見朱子語類卷一百邵子書，又朱熹答包揚問曰：“康節看物事，便成四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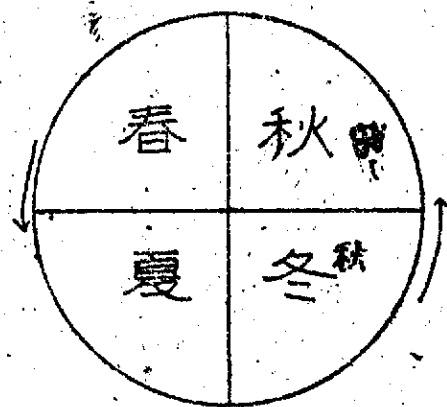
佛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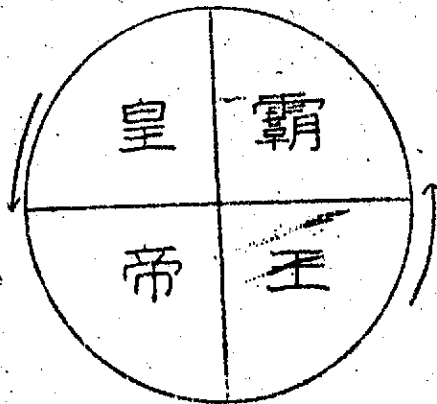
易象(註廿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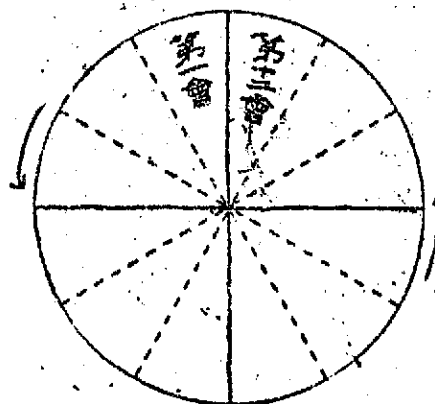
天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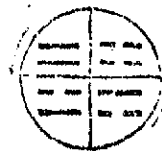
人事



宇宙歷程(註廿三)



(二十二) 正當的序位則應作乾，離，坎，坤，



但因易有「數往者順，

知來者逆」的關係，(因左陽右陰，左正右反)，故不能不坤坎易位。

(二十三) 宇宙運轉的一段落叫做「元」。一元是十二會，一會是三十運，一運是三十世，一世是三十年。如上圖，從第一會開始，漸次進展，到第十二會止，另易一新「元」。元元循環，周而復始。

## (五)先天學的人生觀

邵雍的人生觀就從他的宇宙觀而來。宇宙的最後原素，抽象地說，是邏輯的結構（姑杜撰其名曰「理子」Logom）；具體地說，是緣遇（Occasion即「交」）。人生是什麼？亦不過是緣遇，是由理子構成。人和禽獸山川木石在本質（substance）上絕無二致，所差者只是程度（degree）。尋常人和聖人底分別當然亦只在程度上，不過單這程度的差異也儘夠重要。化合物發展到了某高程度，忽突變為另一種新東西而具較優越的質分（quality），動物發展到了某高程度，忽突變為直立的人類而具高等意識的靈性。照此遞推，人如發展到某高度，亦可突變為聖，為超人，為神。邵雍說：—

「……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萬物億物兆物之物。生一物之物而當兆物之物者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萬人億人兆人之人。生一人之人而當兆人之人者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也；聖也者人之至也。」（註二十四）。

「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註二十五）。

細玩上述的一番話，可知邵雍把世界大別為三階層：第一是物層（或天地），第二是人層，第三是聖層（或心層）。而這三層中又各各可分為若干小層。例如第一層中可細分為「一物」物層，「十物」物層，「百物」物層，「千物」物層，「萬物」物層，「億物」物層，以至「兆物」物層。（註二十六）但到了兆物物層則突變為另一新東西，雖本質（substance）

（二十四）見觀物內篇。

見觀物外篇。

（二十六）我們應勿看死這些十進的數目字。「十物」當然不一定「一物」物的十倍，或「百物」物混合為一組的意。若用近代科學名詞解釋，可視十物物為電子，百物物為原子，千物物為分子，萬物物為結晶體，億物物為膠質有機體等等，而最簡單的一物物自然就當於時間（天）空間（地）的合一體了。

上仍是「物」，而質分上(quality)上却有許多作用非「物」所能望其項背，這便進到第二大層的「人層」了。邵雍一方面說：「人亦物也」，同時又不能承認人是總攝萬物而優越於萬物。他說：

「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註二十七)

同樣，第二層之中亦可細分為一人人層，十人人層，百人人層……而至兆人人層。這個兆人人雖在本質上仍是人，並且仍是物，然他具異常優秀的新質分，不但物層所望塵莫及，即人層中的高等文化人亦有相形見絀之概。他是「聖」，邵雍一面說：「人亦物，聖亦人」，同時却舉出聖底特別德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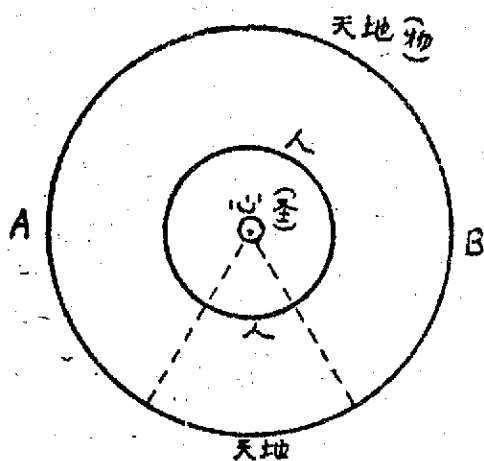
「人之至(聖)者，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世觀萬世者焉；其能心以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註廿八)

於是我們得用下圖表示邵雍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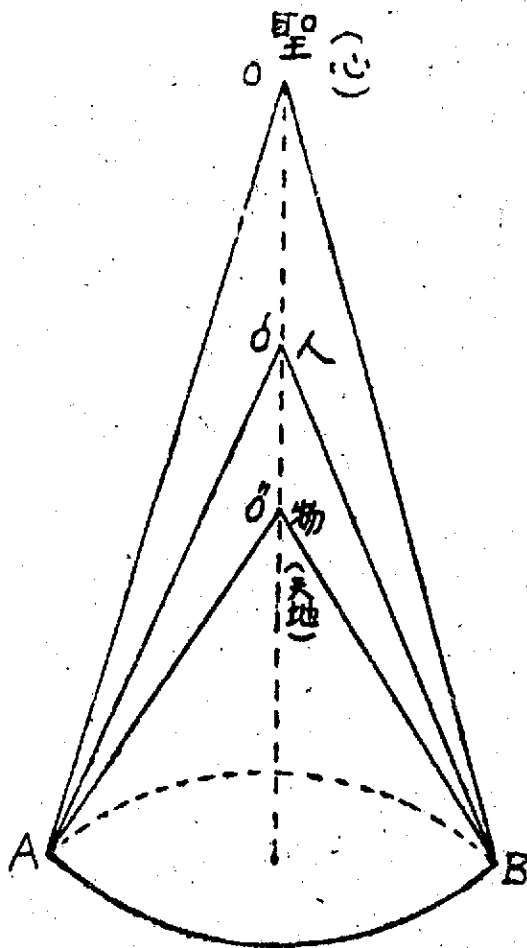
(二十七) 見聖物內篇。

(二十八) 見物內篇。

人物底平面看法



人物底立體看法



「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

「人者物之至，聖者人之至」

「人亦物也，聖亦人也」

$OAB = O'AB = O''AB = \text{物(本質上)}$

$OAB \text{圓} = \text{物(Eternal objects)}$

$\therefore \text{人} = \text{兆物物} \therefore \text{人層包含了物層}$

$\therefore \text{聖} = \text{兆人人} \therefore \text{聖層包含了人層}$

$\therefore O''AB < O'AB < OAB \dots \dots \text{(質分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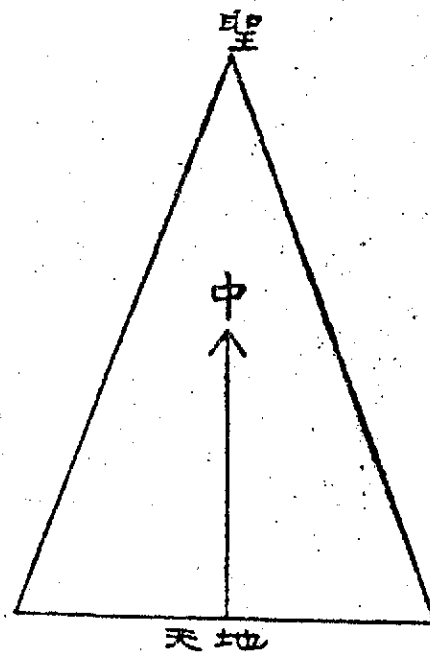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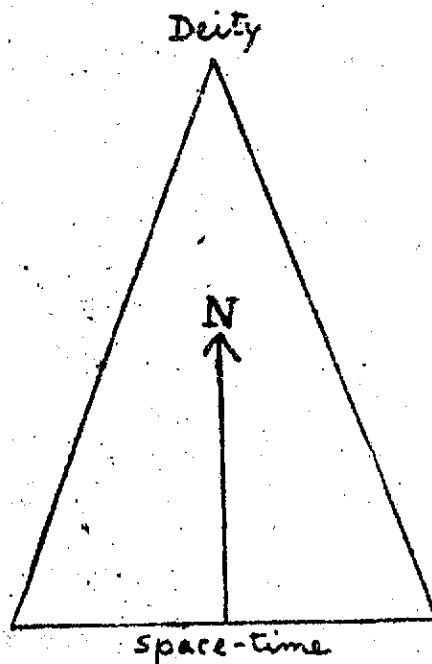
這樣，邵雍眼中的人生觀恰居宇宙中承上接下的地位，以物質為基壤，以心靈為鮮花；他是物的實性 (Actuality) 而具聖的潛能 (Potentiality)，可謂對於唯心與唯物兩派人生觀底一綜合。

這種思想很像西洋現代哲壇上很占勢力的層進論 (Theory of

Levels)，尤其和英國亞歷山大(Samuel Alexander 1859—X)的體系十分近似。亞歷山大的名著時間空間與神性(Space, Time, and Deity Macmillan, 1920)中就表示這創化套合的宇宙——其最低層是「時空」，這就當於邵雍的「天地」(天是時間，地是空間，具見上文)；其最高層是「神」，這就當於邵雍的「聖」。從最低層到最高層的中間，亞歷山大亦分若干程級。如由時空算起，第二級是物質的初性——形狀，運動等，這可算作邵的十物物層；再上去第三級是物質的次性——色，香，味等，這可算作邵的百物物層；更上是化合物；更上是膠質有機體……，各當於千物物層，萬物物層……。

Alexander

邵 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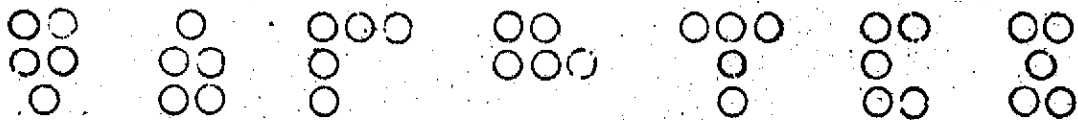
然兩方尤有共鳴的一點即在其對於創進力底說明。有人必進而尋問：最低層之物何以能突進為較高層之物？百物物何以能突進為千物物？分子何以能突進為有機體？物又何以能突進而為人？其中果有何種奇力為之推進而衝前？亞歷山大提出「Nisu」(奮進力)以說明；邵雍則用一個「中」字。他說：

「圖皆從中起」(先天卦位圖)。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觀物外篇)。

「故君子貴中也」(全上)。

「中」字似乎比 *Nisus* 更貫合 (Consistent) 於此種相對論的哲學體系。因為 *Nisus* 太具生物學的色彩，而「中」則祇是一個數理的邏輯的名詞。「中」只表示一種關係，而突進底原因便只在關係上。上面講過：宇宙底本體不外邏輯的結構，即機緣，即關係。而萬物芸芸即由於各種不同的關係。德謨克拉圖 (Democritus — 470 — 362 B.C.) 已感覺着西子和嫫母並非有質之不同，只在量之差異，其實再可進一步說：西子的肌膚和嫫母的肌膚原皆是細胞，只因發理組織底方位不同，遂成神美與奇醜之迥別。一樣重量的生絲，因絞法的不同，而生出色澤光晦之殊異。這都因了「關係」底緣故。金剛鑽亦不過是炭素物，而一何其光炫，一何其黑黯。「纔有梅花便不同」，同一五種材料，可有無數的排列，而其中只有一種是「梅花」。試觀下圖：



邵雍的意思是：在萬般的關係中，惟有正的關係（「中」）便可成為突創物，其餘都是不正的關係，非偏於此，即偏於彼。「中」是恰到好處的結構，如上圖梅花，臻於最調和完滿的排列，迥非他種結構所可媲美。所以突進為高一級的品物。於是我們不妨說：「人者，物之中者也；聖者，人之中者也」。這或者就是邵雍「人居天地（物）之中，心（聖）居人之中」底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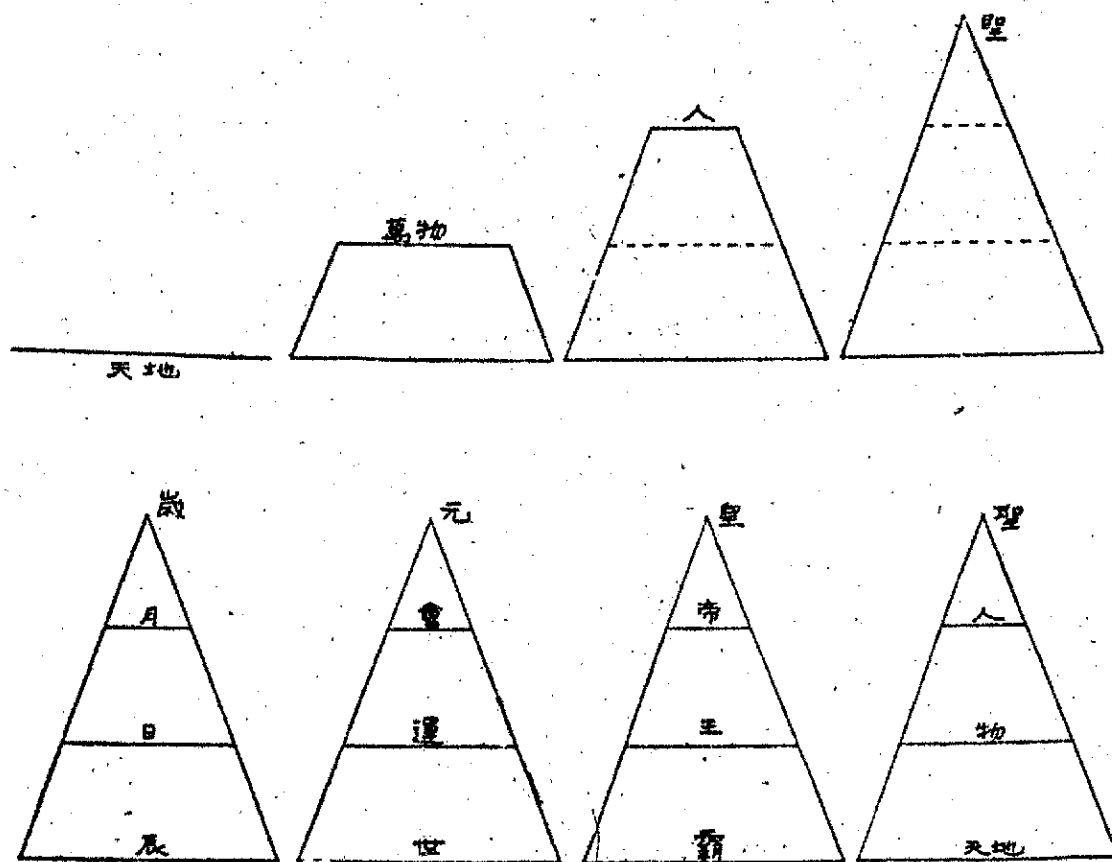
然後我們可以進而了解邵雍先天學的修養法了。人如能得到正的關係便可成聖，「故君子貴中也」。不幸我們都常懷偏見；國家的偏見



，種族的偏見，社會的偏見，階級的偏見，學問的偏見，……很難具有一種大公無私萬方燭照的眼光，所以我們不免坐井觀天，踟躕於黑洞之中了。聖便是能

「以一心觀萬心，以一身觀萬身，以一世觀萬世」。(觀物內篇)

如何能修養到這程度呢？站得高，看得遠。「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般短視的人往往只看到目前，不能看到十年百年的將來，更不能看到世界全歷程的「元」。惟聖惟神，方具天無不照地無不載的全局觀。下圖乃表示「聖」與「皇」與「元」底對稱原理：



辰被包含於日之中，日被包含於月之中，月被包含於歲之中。  
 世被包含於運之中，運被包含於會之中，會被包含於元之中。  
 霸被包含於王之中，王被包含於帝之中，帝被包含於皇之中。  
 天地被包含於物之中，物被包含於人之中，人被包含於聖之中。

這樣，聖或須就是自然全體（元），於是邵雍又好似那個唱導 *Natura Siva Deus*（神即自然，自然即神）底汎神論者斯賓諾刺（B. Spinoza, 1632-1677）了。他們倆的樂天狂的脾氣確實無獨有偶，因為宇宙及人生皆已排定妥當，更無所用其憂懼了。

### （六）尾 聲

大體看來，邵雍的哲學不可不謂頗具現代相對論的旨趣。可惜祇這麼粗枝大葉地來了幾下，沒有精密的高等數學為其台柱。他確實有點天文學的數理的心才，在十一世紀的時候能說得出「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的話。本文原不在批判邵雍的思想，故於他的呆板的四折法，杜撰附會的數字（如1295000為一元），以及丹家方士式的經世論，均不置議。中國人的想像力與直覺，非不可以自豪，所吃虧的是方法。這一點，終於使我們的邵雍很不幸地只成為‘中國的’邵雍而已！

一九三二，五，二四 南華小住山房